

INK

The desire of people from his own reason, but he wants to do it not possible.

Whether we are true or false, the result is the same.

Only you can tell your pain.

Whether we are true or false, the result is the same.

Only you can tell your pain.

Whether we are true or false, the result is the same.

Only you can tell your pain.

Whether we are true or false, the result is the same.



Fernando Trias de Bes
德国／美因茨／图书馆
这里聚集着一群非正常人类
他们试图寻找一切非理性事件的答案

· 德 · 贝
刘易 著译

INK 非正常人类 百科全书



中信出版社 · CHINA CITIC PRESS



非正常人类百科全书

费尔南多·特里亚·德·贝 / 著

Fernando Trias

刘易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正常人类百科全书 / (西) 贝著 ; 刘易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3.9

书名原文 : INK

ISBN 978-7-5086-4088-4

I. ①非… II. ①贝…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西班牙 - 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139485 号

Copyright © 2011 by Fernando Trias de Be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Editors' Co.,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本书不可在港澳台地区发行销售。

非正常人类百科全书

编 著 : 费尔南多 · 特里亚 · 德 · 贝

译 者 : 刘 易

策划推广 :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mm × 1092 mm 1/32

印 张 : 6.25 字 数 : 53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2-91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4088-4 / I · 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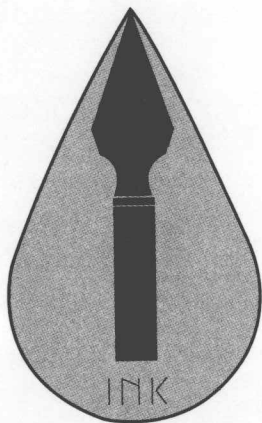
定 价 : 2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 010-8484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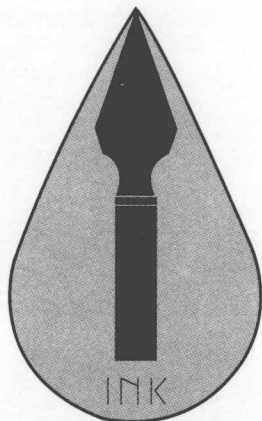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Fernando Trias de Bes

献给玛利亚·德拉·玛尔，
我的妻子，
感谢她一直以来对我这部作品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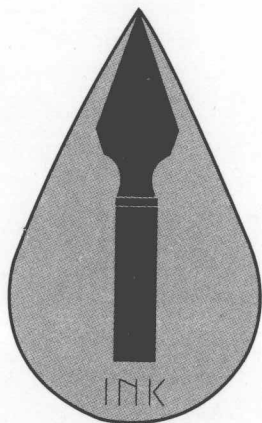


Fernando Trias de Bes

人永远都不应该低估书的力量。

保罗·奥斯特





Fernando Trias de Bes

每年六月二十一日，在美因茨，人们都会庆祝
圣约翰的盛宴。

节日的最高潮是新印刷工人的洗礼。

在路德维希大街，他们宣誓忠于自己的行业，
并浸没在盛满莱茵河水的浴缸之中，接受洗礼。



INK
CONTENS

Fernando Trias de Bes

001

她

009

图书馆主人

019

作者

065

印刷师

117

编辑

155

出版商

181

她

189

后记



她

一九〇〇年，五月

爱丽丝·提尔正走向施瓦茨奥普酒店十一号房间。她的情人已经在那里了，赤裸地躺在床上，等待着她。阳光穿过美因茨集市广场上红色建筑的间隙，穿过窗帘，越过地毯，照射在床单上。这是一束精准的阳光，也是一条完美的切线。阳光的温暖，并没有改变爱丽丝的冷漠。

“你迟到了。”他说。

爱丽丝没有回答。

她机械地脱掉衣服，就像那些卖身为生的女人一



样。她的上衣滑落到地板上，然后是裙子。她脱掉了内衣裤，然后用怨恨的眼神盯着眼前的男人。她一直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被他吸引。环视房间，她再次看到了衣柜旁的蓝色污渍，墙上长长的裂痕，还有煤气灯留下的烧灼痕迹。她突然想，自己每周来到这里，或许不是因为感情，也不是因为激情，而是某种肉体需要。

爱丽丝认为，他的感受仅限于一种饥渴，他想要占有，想要权力，或是想要她屈服于他自己。她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如何她都不能逃避这每周一次，上午九点在施瓦茨奥普酒店的会面。

有一次，她让房东把自己反锁在卧室里。

“不要开门。就算我哀求你，也不要开门。”

“为什么啊？提尔夫人。为什么我必须把你锁在房间里呢？”

那一天，爱丽丝用床单将自己绑在床头的木板上。

她发誓要一直将自己绑着，直到美因茨大教堂敲响十二点的钟声。这一次，她绝不会去赴约。但仅仅几个小时以后，就在快到中午的时候，她就像中了月光诅咒的狼人一样，解开了白色的绳结，穿好了衣服，假装恳切地从窗口叫她的房东：

“开门吧，危险已经过去了。”

爱丽丝即刻冲出房门，急匆匆地穿过美因茨的大街小巷，好像背后有恶魔在追赶她一样。她跑进施瓦茨奥普酒店的后门，爬上员工通道的楼梯，冲进房间。她的情人正在那里等她，渴望着她的臣服。

他和她相遇在一九〇〇年。

美因茨在节日气氛中迎接新年的到来。有些预言家和爱吹牛的人说世界末日注定会在这一天到来，占星家诺斯特拉德马斯、《圣经》，还有《古兰经》都预言了同一天。但是一月一日这天，日月星辰照常运转。



他们第一次邂逅是在一个星期天。五月十三日——爱丽丝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切复杂关系的开始一样：没有原因。爱丽丝正在美因茨皇家大街旁的一家咖啡馆喝茶。美因茨新城沿着这条街延伸而开，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在她的旁边，有一个男人正慢慢喝着咖啡。

爱丽丝感觉到一种奇怪的力量正拉着她。她看向他。起初，她只是偷看，然后又看了一眼，之后又看了一眼。她已经不记得是谁先开了口。那次谈话很尴尬，断断续续的。他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的表情甚至有些纠结。

那个陌生的男人察觉到他对爱丽丝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她表现得太明显了。他也有想过她会不会只是在嘲弄他或是给他设下陷阱。那段时间，所有跟他发生关系的人都是他花钱雇来的。那使得他对女人的厌恶感越来越强烈。但是，这个奇怪的女人……他之所以向她发

出邀请，并不是出于欲望，而是出于某种恐惧。开口之前，他感受到一阵寒意，一阵强烈的寒意。但是那咒语也用同样不容反抗的力量抓住了他。他们并不是受到自身意志或是欲望控制，而是被他们的命运所操纵着。

“你知道施瓦茨奥普酒店吗？下星期二，中午十二点半，我会在十一号房等你。”

然后，他离开了，表情空洞而难以捉摸。

爱丽丝看着他消失在人群中。她在一张纸上记下了日期、时间和地点。然后，她又撕掉了那张纸，她感觉自己很恶心，紧接着却有一种被占有的欲望。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很不自然。当她的丈夫说起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她会故意避开他的眼神。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感到有些困惑。她试着去忘记那次约会，那是一个离谱的请求，她必须要把它从脑袋里抹掉。但是到了星期二，她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心狂跳着。就像一个梦游的人被未知力量指引一般，她去了那个地方。



他们做爱。那是一次悲哀而空洞的交合。

神秘情人什么也没问她。他似乎不想知道她是否结婚，她是住在美因茨还是在威斯巴登温泉，她是否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她对他是因为感情还是只出于一个年轻貌美女子的寂寞。

“下个星期二，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房间。”他简短地说道，虽然心中的罪恶感暗涌着。

爱丽丝躺在他的身边，没有感觉到被爱，只是被斥责。

爱丽丝对自己发誓，一定不会再回来了。

但是，她回来了。

从此，她每周都如此。

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谜。

渐渐地，这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最终，这变成了一种共存关系。



他们两人都无法明白这种共同关系，但是各自分开的时候，他们却又尽力想弄懂。

答案，就藏在她情人的皮肤之中。

他的毛孔里有隐形的、极其微小的黑色液体，其中混合了诸多激情。

那浓烈的、黑色的混合物，有着无限的力量。

那是墨水。



「我係信譽最響」，為美國衣阿華州印地安那大學入學面試。

「聽得好，求你睇好，求你睇好。」

「我工友知我入咗咁多學校，我唔
會去，因為我唔想小童見我，因為我唔想見我嘅。」

「你係老細，你係。」

「我係你嘅老細，你係我嘅老細，你係我嘅老細。」

「你係我嘅老細，你係我嘅老細，你係我嘅老細。」



图书馆主人

一九〇〇年，六月



在美因茨莱茵河畔人行道旁的后巷里，约翰·沃巴赫开了一家图书馆，藏书丰富。如果有一本你到哪里都找不到的书，你一定可以在这里找到。图书馆的店面很大，可能对于世纪之交的美因茨来说，有些太大了。很多年前，图书馆刚开业的时候，约翰·沃巴赫心里就很确定要给它起什么名字。

“我们都往外借什么呢，爱丽丝？”

“书啊。”他的妻子答道。

“但是如果书页上什么都没写的话，会怎么样呢？”

“不会有人借的。”



“正是。所以，大家借走的到底是什么呢？”

“书里的文字。”

“正是。文字是用什么印刷的呢？”

“墨水。”

“是的，爱丽丝。如果你仔细想想的话，实际上我借出去的是墨水。”

于是他给这家自己的图书馆命名：

墨水。

美因茨散发着平静的气息，仿佛德国与俄法英的冲突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这对于生意人来说是件好事，何况德国人很爱花钱。

约翰图书馆的生意很好。他婚姻幸福，身体健康，还有很多朋友。直到那件事发生了，那段让人难以启齿的关系。面对妻子的不忠，任何男人都会被嫉妒吞噬，会对妻子大发雷霆。但是他知道爱丽丝对那个未知男人